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青年
叢書之七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中國文化
學會出版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劉健羣著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叁角

出版者：中國文化學會

發行者：南京拔提書店

分發行：西安 洛陽 拔提書店
廬山 南昌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目錄

自序

- 一、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 二、中國童子軍應有的認識
- 三、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
- 四、革命與人生
- 五、中國青年對於福州叛變應有之認識
- 六、對中國青年的希望
- 七、我們所需要的人生
- 八、北來工作的幾個要點
- 九、赴贛所得的感想
- 十、我們應該怎樣訓練自己
- 十一、對於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的商榷

自序

國家危亡到了今天的程度，還要咬文嚼字靠幾篇文章來做救國救民的工作，實在是無聊之極，所以每每於提起筆來便充滿了內心的慚愧！

近來有許多朋友希望我把過去的一些演講，印刷出來作一個紀念，我也很想整理整理，並決定以後除了實際可行的計劃而外，不再動筆寫無用的文字。

今天中國應該走破壞之路？還是建設之路？當然誰也知道離了生產建設，不能有中國的前途，爲了建設新中國，擺在面前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認爲是黨治的試驗已經失敗，應該從速結束黨治，頒佈憲法，實現民主政治。另一種則認爲過去的失敗，不是黨治的失敗，而是沒有澈底實行黨治的失敗。因此主張不但不能結束黨治，還要加緊黨治，爲了發揮黨治的效能，更須造成一極有權力極不貪污的黨，要使黨有權力，便主張廢棄委員制改用領袖制。爲了防止貪污，便主張限制黨員和官吏的私產及其生活。在這兩種極端不同的主張之下，我們根據國際的趨勢，國內的需要，當然是否定第一種的主張，贊成第二種的主張。

汪院長說：中國需要以「均權求共治，以建設求統一」，政治黨局者的說話，自然是十二萬分的謹慎，我們却很乾脆地主張中國需要「以集權謀建設，以建設求統一，以統一禦外侮，以生產爭生存」，有人說；本黨訓政，已經定爲六年，當然應該結束，我

們覺得中國的一線生望，便是當局者要救護民衆，教育民衆，而不在向民衆說幾句好聽的話，更不能欺騙民衆，我們認爲假如當權的黨，能自身刻苦努力，遵照總理遺教，實實在在的施行訓政。即使訓他二三十年，中國民衆絕不會不願意接受，若不實際注重民生，施行政策，縱向民衆告哀討好，由六年讓到三年，讓到六個月，甚至承認不該訓政。中國民衆還是不會諒解你葫蘆裏賣甚麼藥，所以中國的問題，只是一個大公無私負責苦幹的問題，頂好少對老百姓玩一些勞民傷財的新花樣，與其花十幾萬來製造憲法，不如辦一箇肥料種子改良研究所，與其花幾十萬建築一個國民大會場，不如設立一個大遊民工場，來收容幾千幾萬失業的工人去增加生產，死到臨頭的中國，只有喚起民族精神，發展生產，準備與仇敵一決最後的存亡，這才是唯一的生路，希望政治當局和全國青年，都要把握着實際才好。

我們以爲一個革命的青年必須（一）有正確的革命人生觀（二）了解救國的三民主義（三）認識民族的現實（四）明瞭革命的組織（五）有革命的修養。

我在這許多淺薄拉雜的講演中，始終沒有脫離這五個範圍，無以名之姑名之曰「復興中國革命之路」。希望青年朋友們拋棄幾千來士大夫升官發財的思想，準備當兵做工做農，平時爲生產而流汗，戰時爲民族的流血，「苦」和「死」是我們的運命。我們逃不了運命，必須下定我們的決心。萬分慚愧，萬分惶恐，憑一時的熱情衝動，編成了這一本小冊子，我希望我此後不再犯這空口說空話的毛病。

復興中國革命之路

十一月十一日在陸軍第二十五師首屆全師代表大會講

(1) 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勵行黨治在現階段中談不到民主憲政

(2) 要勵行黨治必須主張集權實施領袖制廢除委員制

(3) 要勵行黨治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嚴格限制黨員和官吏的私產及其生活

主席，各位代表，各位來賓，各位同志！兄弟今天參加二十五師第一屆全師代表大會，覺得非常愉快和榮幸！諸位同志，在勦匪抗日兩大任務之下，出生入死，不知費了多少的辛勞，冒了多少的危險，又在黨國多故的今天來成立黨部，令人敬佩，尤令人感奮。

因此兄弟謹以同志的資格，向諸位貢獻一點忠誠的意見！

假使我們不抹殺當前的事實，我們應該承認現在正是本黨中落的時期，黨內的軍閥官僚，在搗亂本黨，黨外的軍閥政客，在誣毀本黨，要做一個本黨的黨員，一個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徒，當此危疑震撼之秋，必須負起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實現三民主義，完成本黨使命的責任！爲着要堅定我們的自信，增加我們的勇氣，完成我們的使命，我們對中國革命今後的進展，必須把握着三個要點：第一，我們堅信中國革命不

能離開三民主義，要實現三民主義必須堅決主張勵行黨治；第二，爲要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必須堅決主張，領袖獨裁；第三，爲要實行要統制經濟，發展國家資本，必須剷除貪污，要剷除貪污，必須主張嚴格限制官吏及黨員的私產！這三個要點，連成一套，便是復興中國革命，復興中華民族一個有效的辦法。一條正確的道路。

中國目前在政治上很顯明地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種是勵行黨治，實現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一種是廢除黨治，開放政權，馬上實現民治。這兩種主張，誰是誰非，只有以客觀的事實來證明他的價值。從充分瞭解中去確立我們的信念。

我們暫且不說中國的社會狀況，先來看一看歐美各國的情形，因爲民主論者，憲政論者，是從歐美販運過來的，同時這種思想及制度，在現在的歐美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

歐洲自從產業革命之後，因爲工商業加速度的發展，把封建時代的經濟組織完全破壞，把君主，貴族，教皇，僧侶那種專橫暴戾的統制完全推翻，人民的生活方式爲之大變，在經濟上便形成了代議制度的民主政治，在思想上便形成了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在宗教方面的反應是信仰自由，於是中古時代的束縛完全解除了，一切都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平等主義，放任主義的原則之下加速度的發展着，其結果是據有土地，資本，生產機關及交通工具的人們獲得特殊的利益，佔有無土的權威，形成貧富懸絕的現象。代議政治由有錢的人一手包辦，爲少數的大資本家謀利益，對內壓迫工人，對外奪取

殖民地。侵略產業落後之國家，所謂自由，是少數人的自由，所謂平等，是極不平等，因爲人欲無厭，大家都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下發展着，遂發生了極殘酷的經濟戰爭。國內是大資本家吞併小資本家，大企業家吞併小企業家，形成所謂「托拉斯」一方面爲着要運輸便利，原料節省，把各種有關係的生產部門，交通部門，集中在一個大的企業組合之下；一方面爲着要改良生產技術，革新管理方法，節省時間，節省人工，把生產方法盡可能的使其適合於最經濟的原則，這樣一來，便形成了所謂產業合理化。照此辦法，固然能使生產品增加，也能使生產的成本減少，但其結果是大批工人失業，社會秩序不安，同時資本家的商品也失去了購買力，馬上發生了生產過剩的問題。因爲生產品銷路的停滯，貿易的不景氣，又影響到農產物及一切原料價格的降低。於是農村經濟破產，農民的購買力更完全消失，由於此種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讓成經濟恐慌，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必然發生而成爲無法解決的矛盾。更就國外來說，地球的面積有限，人口有限。開拓殖民地在最初固然是促成資本主義成爲帝國主義的基礎。到現在殖民地早就分割完了，何況在這種不斷的經濟侵略之下，一方面殖民地會淪於赤貧，喪失購買的能力，一方面殖民地在資本主義卵翼之下，逐漸自覺的改革其生產方法。同樣形成一次產業革命，等到羽毛已豐，在經濟方面甚至政治方面，就會脫離宗主國而獨立，如過去南美洲諸邦，現在的愛爾蘭，坎拿大，澳洲，埃及，菲律賓等，他們在經濟或政治上獨立，同樣講究關稅自主，同樣參加貿易競爭，總之無論屬於前者或屬於後者，皆

足以表明現在的殖民地不但不足以充當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商品銷售及投資的尾閘，以解救資本帝國主義者的危機，而且足以促其潰崩，就是再來一次世界大戰，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所以資本主義的危機，只有一天一天加深，資本主義的制度只有一天一天崩潰！

現世界已進展到這樣一種極危急的階段，今後究竟往何處去呢，很明顯的展開在我們眼前的有三條道路：

一條仍然是維持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由列強所產生的代表大資本主義產業集團的政府，合集一個世界經濟會議，由這一個會議去謀各大資本家的妥協，在經濟方面，謀金融的穩定，關稅的休戰，物價的平衡，市場的分割，在政治上組織有力的國際聯盟，以爲解決世界經濟糾紛的政治機關，在軍事上召集軍縮會議，確定列強軍備的比率，停止軍隊競爭，這就是考茨基所說的由帝國主義發展到超帝國主義的階段，這是一種冀圖，當歐戰告終以後，提世界霸權的金元王國——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就提出了一個謀政治上及軍事上妥協的國際聯盟的計劃，結果因爲利害衝突，完全改變了原來的意思，僅僅成立了有名無實的國際聯盟，並且美國國會也反對，提案人的自身却先退出來了，各國依然繼續霸權的爭奪戰。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暴發以來，美國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即位之後，復繼承威爾遜的政策，提出世界經濟會議，對於資本主義的衝突想謀一個根本的解決，但結果還是遭遇到同樣的失敗。本年度在倫敦所開的世界經濟會議，簡直是一幕滑稽的喜劇，羅斯福「智囊團」的首領萊教授——似乎是這次世界經

濟會議的計劃者，他是美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却做了這幕喜劇的滑稽角色。並且因為這次會議的失當，他不得不就此退職。爲什麼這一條路，竟走不通呢？癥結所在，就是社會的生產力絕對不能使他停止發展。使他不再前進，這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他停止了發展，社會就不會有進步，人類的歷史將從此終結。因爲生產力不斷的發展，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在生產工具操縱在少數人的關係之下，必然的促成多數人的獨佔，譬如美國的煤油托拉斯與英國的托拉斯也當然是對立的，英國的煤油托拉斯與法國或其他各國的煤油托拉斯也當然是對立的，假如英國的煤油大王要求美國的煤油大王節約生產，減少利潤，美國的煤油大王當然不答應，其他國家的煤油大王也同樣的不會答應。假如英國的紡織托拉斯要求日本紡織托拉斯，請日本的紡織品不要運到印度·澳洲去賣。日本人當然說：「這個辦不到！」於是英國人只好說：「你來賣我就提高關稅！」紡織品如此，其他貨物亦復如此，結果是，英國一個「辦不到」，美國一個「辦不到」，法國一個「辦不到」，日本一個「辦不到」，最後是：「你辦不到」「我打你」，「我現在打不贏你，我就拚命的擴充軍備。」於是大家預想到最後解決的辦法，只有戰爭。世界經濟會議就是這樣失敗的，國際聯盟及軍縮會議自然也只有跟着失敗，世界經濟會議失敗以後，大家都回去整理軍備，擴張軍備，相信再來一次世界大戰，個人資本主義的制度，還要更加崩潰，經濟恐慌更甚，社會的不安也更加嚴重。人類遭受的災害更慘！所以個人資本主義的道路，由於自身的矛盾，必然是一條沒落的道路。

另一條就是馬克斯所說的共產主義的道路，馬克斯認為私有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極度的時候，社會上只有兩個階級的對立，即少數有產者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在這種狀況之下，無產階級一定會起來奪取政權，在經濟方面，是廢棄私有財產制度，廢棄私人資本，廢棄貨幣；在政治方面，是等到世界革命成功，廢棄國家的組織，使整個世界成功一勤勞者社會主義的社會。馬克斯這樣預測，究竟是對不對呢？就實際的情形看來，自馬克斯主義出世以來，一直到今天，社會實際的情形的變遷，與他所預測的却適得其反，第一就是私人資本制度最發達的國家如美，如英，如法，共產革命並沒有成功，工人並沒有起來掌握政權。第二是當歐戰時，不但各國工人積極參戰，連殖民地如印度埃及等，也幫助他們的宗主國而戰，第三是俄國於參戰時，國內民窮財盡，列寧乘機以「和平」與「麵包」的口號相號召，推翻了帝俄政府，組織共產革命的政府，最初依照馬克斯主義的原則，實行軍事共產，結果是生產驟減，飢饉為患，餓死了不少的人，全國恐慌達於極點，從是列寧不得不改變方針，實行新經濟政策，承認私有財產和商品流通，用統制經濟的方法，以發展國家資本。列寧死後，蘇俄又分為托洛斯基與史他林兩派，托氏主張積極進行世界革命，史氏反對之，主張着重於國家資本的建設，以民族的利益為重，結果得到大多數蘇俄人民的擁護，托氏竟因此而被放逐；第四是德國，匈牙利，奧大利，意大利土耳其等國的共產革命失敗，墨索里尼即以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綱及復

與意大利的口號而掌握政權，凱末爾亦以相似的政策而使土耳其復興，最近德國因社會民主黨的溫和政策無法解救社會的恐慌，希特勒又以類似的政策與口號而掌握德國的政權，得到德國大多數民衆的擁護，連大多數的共產黨也轉投希特勒的選舉票。共產革命爲什麼會失敗？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要明白，就資本帝國主義整個的經濟情形來看，是以整個的世界爲其剝削的對象，他們吸收其他生產落後的國家殖民地及次殖民地的經濟血液，完全一視同仁，並不會分別出任何階級，在此種狀況之下，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大都數人日趨貧困，工人農民固不必說，即中產階級也沒落不堪，所以經濟的恐慌，社會的不安，一天更比一天嚴重，至於生產發達，根本穩固如美如英如法等國，國內雖然是還要鬧經濟恐慌，工人同樣失業，但以其經濟力量雄厚，在可能範圍之內，猶可提高工人生活，救濟失業，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拿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汗血來維繫本國的工人生活，我們看看所謂英美等國的工人生活，就是中國的大學教授也望塵莫及，國家有等級，國民同樣有等級，殖民地的工人與英美的工人相較，簡直一箇是天上的神仙，一箇是地獄中的奴隸，他們的工人有了比較滿意的生活，不僅不肯站在階級的立場起來奪取政權，顛覆本國的政府，以解除殖民地的壓迫，反而幫助其政府以侵略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今日之世界很明顯的不是階級與階級的對立，而是國家與國家的對立，民族與民族的對立，至少是國家的對立超過階級的對立，所以歐戰一爆發時，各國工人都在「救祖國」這一旗幟之下集中起來，各處的殖

民地也一致的在做復興民族運動，充分證明馬克斯的預測不過是一種幻想，完全與社會實際情形不符。不單如此，即以蘇俄本身而論。又何嘗不以民族利益為其一切革命行動的重心？他們為着保障自己民族的安全，不惜一方面充實國防建設，擴張軍備，鞏固邊疆，一方面低首下心與帝國主義者妥協，成立互不侵犯條約，更就中俄的關係而論，試問蘇俄能否允許中國的所謂無產階級的工人馬上組織起來去收回中東路？試問俄國人的煤油俄國人的花布以及一切生產品運來中國傾銷的時候，是不是申明對中國的工農免費照送？或者是特別廉價優待？因此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應該深深的明白，離開了民族立場離開了生產的基礎，到了整個的社會經濟基礎總崩潰的時候，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有產也好，無產也好，對內有階級，對外一樣的是奴隸，他們——赤色的白色的帝國主義者，在管理和剝削的兩種意義之下，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我們絕對不能拋棄了民族的立場，拋棄了生產的基礎睡在魔鬼的懷抱中，去做那黃金世界的夢，馬克斯是馬克斯，蘇俄是蘇俄，中國還是中國，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我們的頭腦應該清醒些。

今日俄國人之於馬克斯，正和我們古代皇帝尊重孔孟是同一的作用，中國皇帝利用孔孟來維持統治權，俄國新式皇帝利用馬克斯來取得世界革命的領導權，說穿了都不值一笑，本來俄國革命的成功，恰是說明馬克斯主張與現實不符，馬克斯在俄國，只算是一塊招牌，一個古董。不幸中國共產黨徒既沒有長腦子，又沒有長眼睛，不分析自己國家是怎樣的情形，也不看看世界是怎樣的環境，僅是為了不安於見吠不肯下見犬，

便天天如醉如狂的在高喊擁護蘇俄祖國，在加速度的破壞中華民族唯一賴以自存的經濟基礎，俄國人替他們戴上一頂馬克斯的花帽，再給他們幾個盧布，就使得他們誠心誠意地做一品大漢奸，說起來真是只有可憐！只有慚愧！有熱血的中國青年們，我們要理解到馬克斯所指示階級鬥爭共產革命的路，在世界各國早已文不對題，在整個民族淪於奴隸狀態的中國，更是亡國滅種的死路。

至於第三條道路，就是三民主義的道路。總理看滿了現代的世界，顯然是產業先進的國家，侵略產業落後的國家，少數的民族，壓迫大多數的民族，所以提倡民族主義，以復興我們民族平等，人民經濟地位的平等，到了這樣的時候，然後放棄國家的形式，走入「大同世界」。現在是，一方面提倡民族精神，發揚民族文化，一方面教育統制，訓練民衆，作「民權」的準備，一方面以民生爲重心實行普植民族資本，發展國家資本，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真義。這種主義，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在革命的意義上，他的作用是：因此使個人資本發展到極度的矛盾，在國家統制的方式下得到了解決，過去那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也就在有計劃的指揮下發展着，過剩生產的恐慌是不會有了，同時國家依照整個國民的需要，盡量利用全國的礦產，森林，水利，田地，以及剩餘的勞動力（失業的羣衆）以發展國家資本，使不致發生失業的問題，國民的購買力可以增高，國民經濟自然一天一天富裕，就對外來說，生產落後的國家及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一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就減少一分，帝國主義的危急就加深一分，這樣繼續一步逼緊一步